



“一個沒有了撒尼人的石林，還是石林嗎？”



## 第二天的第一站是石林。

來到這裡最單純的觀感是，一大群翼龍會從一面奔跑到另外一面，活像是《侏羅記公園》的場景。景色固然壯麗，更理想的是整個地質公園只有我們一團人，好使大家都能充份地感受這塊瑰土的無比靜謐，那正是長期棲身於城市的我們所需要的。

但這份靜謐的構成是有所操作的，因為入場門票達175元人民幣，而雲南省2005年的GDP為677.7億美元，約4627元人民幣，平均月入是385元人民幣；門票是過高還是過低，十分明顯，亦是呂烈丹教授所提及的 Social Exclusion 狀態。

問題絕不只於此。

從2010年6月12日人民網的報導，石林景區內唯一的村子，五棵樹村，大多是彝族撒尼人，擁有約1000多人口，遭到縣政府的迫遷，理由是：這是中國政府申遺的承諾，三年內需遷出核心保護區的居民。

當中43戶的五棵樹村村民提出訴訟，直斥縣政府的做法是違法，但不獲昆明中院及省高院的受理。

# 雲南考察團的第二天

5月30日  
由昆明到石林

文 / 圖 / 設計 • 袁浩森 ( MA, 2010 )

這是雲南考察團的第二天，一行二十多人還未熟絡起來，我亦只能記住好幾個同班同學的名字。賓館的早餐差極了，連饅頭也是冷的，心想隨便把肚子填飽便上路吧，使用和暖的粥助熱那冷饅頭，反正不到五分鐘便出發。

車長姓袁，個子小小的，但看起來很健壯，曾當過解放軍，為中共征戰越南。不知怎的，常說架了眼鏡的我像那個姓張的國內歌手，還思疑我跟他有親屬關係；他身邊還帶著他的夫人一楊姐，楊姐也有故事的，稍後再寫。

除了土地的征用之外，事情還涉及了旅遊業的開發對當地彝族撒尼人的影響和衝擊。這包括了17年前成立的「石林風景區農工商集團總公司」取代了五棵樹村村民的「村委會」，讓村民喪失了應有的權益。不能不提的，還有公共空間運用的爭端、原住民的住房壓力得不到解決等問題。

更重要的是，縣政府現行的旅遊業開發模式，有可能「拔掉」了彝族撒尼人深埋於石林裡的「根」，他們對這遍土地的感情遭到嚴重的傷害。

“石林養育了我們，我們保護了石林。”村民李玉波說，“我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裡，石林是我們的聖地，現在讓我們搬離，我們感情上接受不了。”72歲的普奶奶態度更激憤：“我死也要死在這裡！”



2004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石林列為首批地質公園；2007年，第31屆世界自然遺產大會確定石林為世界自然遺產。



石林彝族祖先留下的岩畫

# 質

另有人質疑：“一個沒有了撒尼人的石林，還是石林嗎？”

# 疑

呂教授在「香港考古學」一課便曾指出，自然及文化遺產的保育，往往牽涉了多方面的矛盾：包括了經濟上的矛盾、政治上的矛盾、觀念上的矛盾，以及全球化的影響。

在石林縣政府與撒尼人的糾紛之中，盡見以上的問題。

就是接待我們的講解員是一位彝族撒尼女子民，她身穿一整套傳統服裝，頭頂戴著一頂空心的帽子；她坦言，不用上班的時候，便服多是她們的選擇。在我看來，怎麼一個民族的傳統服裝，彷彿漸漸變成一套上班的制服？那麼這套民族服裝到底是為誰而穿？而這個石林景區又是為誰而建？

是縣政府開發了石林，還是摧毀了石林？  
是遊客帶動了石林，還是「消滅了」石林？

當我們一團人從香港來到石林景區，交了入場費之後，眾人都在興致勃勃地拿著各大名牌相機，調校著價值不菲的鏡頭，幻想著那張構圖嚴謹、景觀廣闊的相片之時，就在按下快門的一刻，

可有曾深思過原住民已為我們付上了的沉重代價？

今天的Oxfam有一個叫「Fair Trade」的企劃；  
期待不日亦會出現一個叫「Fair Travel」的企劃，

在確保旅遊業得到開發的同時，  
讓居民原本的生活模式和社區網絡可受到應有的保障，而不是任意無邊的剝削。

## 延伸閱讀：

雲南省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 
<http://www.yn.gov.cn/yunnan,china/72057594037927936/index.html>

石林旅遊網  
<http://www.chinastoneforest.com/index.aspx>

新浪北京：雲南石林申遺成功後強制搬遷村民 縣政府被起訴  
<http://news.sina.com.hk/cgi-bin/nw/show.cgi/9/1/1/1546561/1.html>